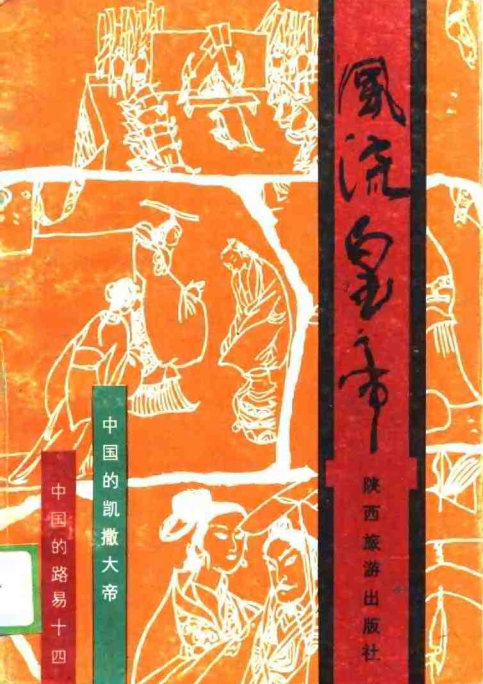




鳳流皇市

陝西旅遊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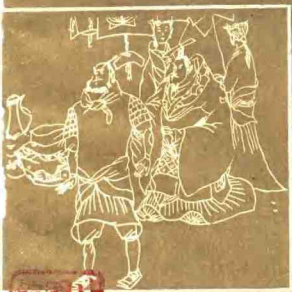
中国的凯撒大帝

中国的路易十四

I247.5
3521

風流才子

作者 韓旭
張秉誠 段意西
陝西旅遊出版社



599232

责任编辑, 李群宝

封面设计, 孙思戈

内文设计, 金 年

风 流 皇 帝

陈旭 张采斌 程志西 著

——中国的凯撒大帝汉武帝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计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0.7印张 2插页 22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ISBN7-5418-0021-X/I·2

定价: 3.40元

目 录

一、王中王	(1)
二、风趣的团圆	(14)
三、天生丽质难自弃	(28)
四、阿娇捣碎鸳鸯梦	(40)
五、子夫得宠重见天日	(56)
六、卫青因祸得福	(71)
七、天下滑稽第一人	(85)
八、神秘的猎人	(103)
九、不拘一格用人才	(119)
十、一失足成千古恨	(129)
十一、慧眼识英雄	(142)
十二、老嫗少男	(153)
十三、风流寡妇	(172)
十四、秋蚕到死丝未尽	(188)
十五、从方士到将军	(209)
十六、北方有佳人	(224)
十七、一见钟情	(236)
十八、心心相印如漆似胶	(253)
十九、无可奈何花落去	(268)

二十、一江春水向东流	(287)
二十一、似曾相识影归来	(297)
二十二、巫蛊之祸	(304)
二十三、夕阳无限好	(317)

王 中 王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二月的一天下午。

未央宫内斗兽场里人声鼎沸，一群皇戚贵族和达官显宦正目不转睛地观看着一场惊心动魄的人兽相斗。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兽相斗：兽乃是啸傲山林的百兽中之王——老虎，人乃是至刚至勇的人中之王——少年天子汉武帝！

斗兽场里，人们都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场人中之王同兽中之王的生死搏斗，看究竟谁是王中王——

身高九尺、肩宽体阔的汉武帝，头戴赤韦防面罩，身穿百组斗兽衣，正紧攥着寒光闪闪的莫邪宝剑，一步一步向老虎逼去。与他对峙的那头老虎，足有六七尺长，银额、金毛、青斑；皮肉松垮垮地吊在身上，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一对绿莹莹的吊环眼深藏在毛茸茸的银额底下，好象夜半坟冢荒草丛里的两盏鬼灯，闪射出凶恶、傲慢、狂暴、贪婪、阴森的光；巨盆似的大嘴似张似合，血红血红的舌头焦躁地舐着锋利的牙齿；从那颤抖的嘴唇中间，

不时发出呜呜的怒吼，仿佛空谷长雷，震撼整个斗兽场。

汉武帝和老虎双方面面相觑，都在相互试探，相互揣摩，相互定计，准备立时置对方于死地。

突然，那头老虎将身子稍一蜷缩，仿佛一张拉紧的满弓似的，把两只铁钉般的前爪在地上略略一按，纵身一扑直奔汉武帝而来。汉武帝目光镇静，从从容容，象猿猴似地将身子灵巧敏捷地往旁边一挪，闪到老虎背后。可是，还不等汉武帝站定，那老虎又将前爪搭地，把腰胯一蹲，霍地一掀，冲撞而来。汉武帝不慌不忙，腾步跃起，倏然躲到一边。汉武帝刚刚立稳，那老虎又倒竖起铁棒似的长尾，嗖地一声直剪过来。汉武帝叉开双腿，前弓后箭，眼尖手快，奋臂挥剑，在空中划出两个亮晶晶的扇面，只听见噌地一声，便将那条铁棒似的长尾连根削下！

“吾王万岁！”观看的皇戚贵族和达官显宦们异口同声地大喊道，整齐得就好象有人暗中指挥着一般。

“唬——”那头被削去了尾巴的老虎颤动着血流如注的后臀一声怒吼，仿佛暗空里响了个炸雷，震得整个斗兽场都嗡嗡作响，突然间又平地跃起，疯狂地咆哮着从半空中蹿将下来，径扑汉武帝而来……

“啊呀！”观众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险景吓坏了不约而同地惊叫道，几个胆小的人居然用双手捂住了眼睛，仿佛那老虎是径扑自己而来似的。

说时迟那时快，汉武帝急中生智，双脚点地，就势一蹲，放低重心，如同一口洪钟踞在那里，同时仰首朝天。

翻腕抖剑，照准虎腹猛然一刺，嗖地一声一划到底。两道寒光宛若灵蛇吐焰，灿然闪过之后，那头老虎撕肝裂胆地惨叫了一声，轰然坠地，五脏六腑流出体外，在地上滚了几滚，一命呜呼。汉武帝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举起沾满鲜血的两柄莫邪宝剑，向观众们挥手致意。

啊，好一场惊心动魄的人类与兽族的龙虎斗，好一位英武无敌的王中王！

“吾王万岁！万万岁！”观众们都霍然站起，兴高采烈地呼喊着，欢声雷动，仿佛都能把整个斗兽场抬将起来。

其他的观众都走了，只有一个身材修长、衣冠楚楚、眉清目秀的贵族青年，陪着汉武帝来到汉武帝的寝室。

“陛下，臣有一事欲告，不知此刻当讲否？”那个贵族青年眨动着一双少女般迷人的眼睛，竖起右食指，神秘兮兮地向汉武帝说道。

汉武帝看着他那一张眉飞色舞的漂亮脸庞，倏然将脸一扬，急忙问道：“何事？韩王孙。”

韩王孙是汉武帝父亲汉景帝时候弓高侯韩颓当的孙子。他从娘胎里带来了一副讨人喜欢的俊俏模样，因此刚一呱呱坠地便没入了人们怜爱的海洋；父母看他长得秀里秀气的，就索性给他取了个女孩名字叫韩嫣，韩王孙乃是他的字儿。

韩嫣和汉武帝已是老交情了，他俩从小就情同手足。汉武帝幼年作胶东王的时候，曾经和韩嫣同窗学习过，从那呀呀学语时起，这两个兴趣相投的孩子便本能粘到了一

块，就如同荷叶上的两颗晶莹的露珠滚到了一块似的，彼此相互需要，相互亲爱，相互帮助，任何东西都不分你我。汉武帝立为太子后，韩嫣还是经常同他在一起，好象一对骨肉兄弟似的。汉武帝即位之后，韩嫣同他更是形影不离，他俩同吃、同住、同游乐，简直仿佛一双恩爱夫妻似的。

韩嫣自幼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骑术和一手百步穿杨的射技，他那英俊漂亮的模样，潇洒大方的动作，满不在乎的神态，乐观不羁的性格，倜傥自如的风度，都使汉武帝羡慕不已。是的，汉武帝确实被他迷住了；虽然他不是女人，但他似乎比女人更有魅力；因为他既有女人妩媚动人的脸庞又有男人豪放引人的气质。从某种角度说，韩嫣在汉武帝身边的存在，对这位刚刚即位一年余的少年天子因日理万机而繁忙紧张的心理，起到了一种应有的放松调节作用，使他有一种下意识的安全感和优越感。

“何事？”韩嫣一看汉武帝开始关注自己的话了，便又使出了卖关子的老招数愈发神秘地说道，“美事！”

韩嫣是个百事通，满肚子的奇闻异谈，嘴里仿佛衔着一口永远永远也讲不完的新鲜事。他经常搜罗朝野上下和宫廷内外的轶闻趣事，然后加盐加醋地说给汉武帝听，使这位少年天子大为开心。

“有何美事？你快讲呀！”汉武帝的好奇心愈激愈烈，焦急万分地催促道。

“陛下，您先更衣，然后臣再讲给您听不迟！”韩嫣不紧不慢地说，仿佛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正站在贫民窟

里看着一群衣不蔽体的乞丐似的，得意洋洋地摇头晃脑。

汉武帝迫不及待却又拿他没有法子，便苦苦恳求韩嫣道：“韩王孙，朕过一会再更衣。有何美事你快快讲来，朕都要急出病来了！”

韩嫣看着汉武帝那火烧火燎的焦急模样，心里觉得非常有趣。他大概感到玩笑已经开够了，便将自己打听来的最新消息向汉武帝报告道：“微臣查知，陛下生母王太后未入宫前曾嫁给长陵金王孙……”

“什么？你说什么？”汉武帝一双眼睛瞪得老圆老圆，里面写满了惊疑的问号。

“嘿嘿。”韩嫣干笑了两声，接着说道：“并且，王太后当时还为金家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此时尚在长陵为民。陛下，姐弟之亲情深似海，您难道不想去看看她么？听说，她的家境甚为贫寒……”

“果真有此事么？”汉武帝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韩嫣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何不早言呢？”汉武帝略略有点生气地问道。

韩嫣的两只眸子滴溜溜一转，急忙辩白说道：“臣亦是今日方闻。臣一贯忠于陛下，事无巨细何曾隐瞒过陛下呀？”

汉武帝慢慢地点了点头。

其实，韩嫣早就知道这桩皇宫秘事，他之所以在此时此刻才讲给汉武帝听，是有他自己的原因和意图的。

原来，韩嫣经常出入后宫，暗中同那班闲愁无聊的宫女们在一起来往厮混，偷偷摸摸。王太后查知此事后，曾经三番五次对韩嫣进行呵斥和阻止。可是，韩嫣对王太后的话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只是把行动稍稍放得更诡秘了些而已。

常在河边走，难免不失足。昨天夜间，当韩嫣正在后宫跟一个宫女鬼混的时候，不小心突然被王太后当场抓住，弄得韩嫣当众出丑，脸面丢尽，无地自容。这件事气得韩嫣七窍生烟，只觉得浑身就象一堆泼油的烈火在呼啦啦地燃烧。

聪明人的愤怒绝不会只停留在愤怒而没有结果。韩嫣根本不甘心为人所制，他恼羞成怒，决定利用自己同汉武帝的关系和手头掌握的有关王太后的隐私，狠狠地报复一下王太后，丢一丢她的老脸。

“既然朕这位姐姐目下尚在长陵，那就应该立刻迎她进宫，一叙亲谊。”汉武帝接着说道，“朕今为天下之主，岂有弟弟荣华富贵而姐姐却含辛茹苦之理！”

汉武帝一时非常激动，仿佛一根刚刚被弹拨过的琴弦在栗栗颤抖，明亮的眸子里流露出两股异常感人的光气。

韩嫣一见汉武帝动了真情，一时也激动起来。

可能是因为这消息来得过于突然了吧，汉武帝还是不放心地问道：“韩王孙，这消息你是如何打探来的？”

“臣平日经常在长陵一带走马游猎，听那里的一位老猎人讲的。那老人须发华白，说此事千真万确，绝不会有

错。”韩嫣这时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说得认真真。

“嗯。”汉武帝若有所思轻轻地应了一声。

为了万无一失，汉武帝当天又派遣了三个密使到长陵去找那位老猎人。那三个密使当晚就从长陵回来了。他们确实精明强干，不但为汉武帝查访落实了这位叫作金俗的同母姐姐的姓名，并且将她的年龄、相貌和家庭住址等等细枝末节都搞得一清二楚。

汉武帝听罢汇报，顿时欣喜若狂。于是，他便命令韩嫣立刻叫太仆准备好车马，以供明日迎接姐姐进宫之用。

韩嫣问汉武帝此事是否先要给王太后打个招呼，汉武帝当下回绝了。他是个天性浪漫的人，想先瞒着王太后，然后让她喜出望外！

这乃是汉武帝的性格！

这一切太称韩嫣的心意了，他眉开眼笑地连声叫好。

这一夜，汉武帝又和韩嫣一同睡在御榻之上，他俩大南地北地闲聊了大半夜才分头慢慢地向梦乡走去。汉武帝尽管由于下午斗虎身体疲乏不堪，但还是睡得很晚很晚，因为他太激动了！

第二天，等汉武帝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他用手揉了揉身旁韩嫣的被窝，发现那高高的佯摆成人样的被窝是空的，不禁哑然失笑。于是，他连忙一骨碌翻身下榻，唤来宫女替自己盥洗穿戴，收拾完毕之后便带

着一群侍卫官来到未央宫前。

未央宫前，韩嫣已经准备好车马队，等待多时了。他看见汉武帝出宫，便带着一群侍卫迎将上来。

未央宫前车山马林，蔚为壮观。一辆玄黄五色满身金玉、翠羽、珠络，由六匹膘肥体壮的一色枣红马驾着的皇车，气势磅礴地雄居中央，格外引人注目；又有九九八十辆皂盖赤里、装设着戈矛弩箭的属车，分为左、中、右三行，百川奔海似地紧跟在皇车后面，异常耀眼；更有千乘万骑的导从和侍卫，身背强弓，腰佩长剑，手持大刀，威风凛凛地在前边打头，马动鸾鸣，鸾鸣相应，好不惊心动魄！

汉武帝在一群侍卫官的簇拥之下登上了皇车，随即便命令导从们鸣锣开道。

一时间，礼乐奏起，只听得锣声、鼓声、号声、呐喊声、欢呼声、车轮声、马蹄声掺杂在一起，仿佛千军万马大战起来似的。

这队人马沿着御道，驶出长安城西北的横门，浩浩荡荡地向长陵奔去。

这正是早春二月的时候。

天空海蓝海蓝的，仿佛用水洗过一样，澄净得没有一丝云彩；一群群从南方飞来的燕子吱吱吱吱地呢喃着，用漂亮而灵巧的翅膀把苍穹剪成一枚枚优美的圆弧，在颀颀地翻飞中不时地撒下来那一串串珍珠般圆润的歌声，似乎更加衬托出世界的安谧；红珊瑚似的太阳用她那暖融融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刚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大地，挠得人的身心痒痒地舒服。温馨的微风软

软地吹拂着，风里饱和着刚发芽的青草味和刚开放的杏花香，还有从远近乡村飘出来的清醇的酒气，仿佛千万条毛毛虫似的，一股股直往人鼻孔里钻，直熏得人烂醉如泥；大路两旁是一畴畴庄稼，那青青的麦苗绿得逼眼沁心，一片连着一片，一望无际……

“嘞！美哉！美哉！”陶醉在如诗、如画、如歌、如酒的春光中，看着、听着、嗅着、感觉着这一切，汉武帝情不自禁地连声赞叹道。

他敞开心胸，浑身放松，尽情享受这一切，仿佛是第一次走到了春天里似的，有说不尽的高兴、喜悦和激动。

他用心看着记着这一切，好象想用眼睛将这一切统统装走一样。

车辚辚马萧萧……

飞也似的马蹄将路跑短了，距长安城三十余里的长陵一眨眼间就到了。

长陵沸腾了！

长陵乃是汉高祖刘邦的墓茔。朝廷在这里置有县邑，并且将山东的豪富、大贾大批大批地迁徙到这里，全县五万余户，十七万九千余人，县城虽不大，但却十分繁华。

长陵的百姓们远远地望见皇帝的车驾驶过来了，都满以为是象往常一样为高祖祭陵，于是都一窝蜂似地围在一座座里门口，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着。

汉武帝的车马队威风凛凛地辘辘驰来。

突然，人们发现皇帝的车马队并没有驰向高祖的墓地，而是在大街中心调转方向，朝一条偏僻的小巷开去了。

这条小巷中那些正在里门口围观的百姓们，一瞥见队队侍卫执戟前面清道，御辇急驰扑而来，都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他们不知所措，慌乱中将里门死死关住，呼啦一下子跑回家，又将各白的家门统统死死关住，并且用木杠或梯子顶实，仿佛小羊见了老虎似的。

汉武帝见里门已经死死关住，千呼万唤又无人应答开启，只得命令侍卫们马上破门而入。

小巷里一片宁静，家家户户的门都紧紧地关闭着，仿佛一张张咬紧牙齿的嘴巴。

这是一个胆子较大的人家。

这家的一个男子趴在门后面，从门缝里窥探着小巷里的动静。他的家人们都藏在内屋的角落里。这个男人将眯着的右眼挤在门缝后面，随时向家人们小声嘀咕着他所看到的一切，让家人们和自己同时分享着那一指宽的樂趣。

“啊！不好啦！不好啦！”这个男人突然连声惊叫道。

内屋里传来家人们急切的询问声：“怎么啦？怎么啦？”

“金王孙家想必要出事了！”这个男人答道，语气里饱含着无尽的同情和惋惜，“皇上和卫队在金王孙家门前停下来了！”

“唉！天哪，俗女可真命苦呀！父亲刚刚病死，家里又要出乱子了！”家人们在内屋里悲天悯人地发着感叹，

仿佛他们家和俗女沾亲带故着一样，“你再留神看看。”

于是，这个男人将全家的十几只眸子盛在自己那个挤在门缝后面的眼眶里，仿佛乞丐拾金砖似的，飞快而仔细地捕捉着小巷里的动静。

小巷深处。

金王孙家门前。

汉武帝端坐在金碧辉煌的御辇之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金王孙家那座陈年老屋。

那是两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畏畏缩缩地卧在那里，好象一个胆怯的侏儒。屋顶上长满了青苔和蓑草，几枝枯黄的草叶在风中摇曳，瑟瑟作响；椽头歪歪斜斜并且早已披虫蛀空，墙皮脱落净尽，表面溅满泥巴，仿佛一块块七七八小的补丁。那座屋子的整个模样，活脱脱象是一个历尽辛酸一丝不挂地躺在地上垂死呻吟的老乞丐。

不知为什么，看着这座陈年老屋，汉武帝眼前忽然闪现出未央宫那座高耸入云、巍峨辉煌的前殿来，于是乎他不禁眼眶湿润，鼻孔发酸，仿佛谁给里面塞进去了两枚青杏子。

接着，汉武帝又将目光挪到那两间茅屋的那一合门上。那是一合根本不能称其为门的门。

在汉武帝眼睛里，那一合东西之所以让人不得当门看，并非因为那一合东西是门，而是因为那一合东西被金家人为地硬安装在门的位置上。

那是一合黑咕隆咚，已经无法辨认出它们质料的东西；那是一合千疮百孔，在富人家里当柴烧都嫌火力不强

的东西：那是一合阴冷潮湿，好象刚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的腐朽的棺材板一样的东西；那是一合摇摇欲坠，仿佛每时每刻都可能从墙上塌下来的东西。

瞅着那一合可怕的东西，汉武帝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仿佛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来到了地狱的门前，只要那一合可怕的东西一打开，便可以看见那阴森恐怖的魔鬼世界……

“陛下，”韩嫣看汉武帝迟迟没有发号施令只是呆呆地注视着屋子，便走到车前急切地提醒汉武帝道，“怎么办哪？”

韩嫣的问话打断了汉武帝的想象，他恍然大悟过来，立刻命令道：“速派人马包围金家，严加看守，不得放走一人！”

汉武帝话音刚落，那班侍卫就立刻争先恐后地行动起来了。接着，汉武帝又命令韩嫣带着一群宫女进屋去寻找俗女出来。

包围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就如同孩子用手在地上画圆圈儿一样随便。一瞬间，一班侍卫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地将金家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但是，韩嫣他们却遇到了麻烦。正象在里门前遇到的情形一样。无论他们如何大喊小叫，那一合可怕的东西始终无人打开，仿佛屋子里面根本没有住人似的。他们不敢擅自硬推，因为这一合可怕的东西同里门大不相同，它毕竟同汉武帝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

“陛下，”韩嫣只得又跑到汉武帝御辇前，急忙请示